

国学智慧系列丛书

值得一读再读的国学首选版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凌永放 著



学校没教过的
君臣故事

说苑

说苑。

不可不读的现代人际交往攻略

集治国之术和修身之道为一体的实用书籍

还有什么方式是比“说故事”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呢？

国学智慧系列丛书

学校没教过的

君臣故事

说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凌永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没教过的君臣故事——说苑 / 凌永放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6
(国学智慧系列)
ISBN 978-7-5399-3837-0

I. ①学… II. ①凌… III. ①笔记 - 中国 - 西汉时代
②说苑 - 通俗读物 IV. ①K234.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4469 号
图字：10-2010-105 号

书 名 学校没教过的君臣故事——说苑
著 者 凌永放
项目合作 锐拓传媒
责任编辑 丁小卉
责任校对 刘钰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省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37-0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中文繁体字版本由好优文化在台港出版，今授权江苏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其中文简体版本。该出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书面同
意，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复制、转载。

前　　言

《说苑》为西汉刘向(公元前约七七年——公元前六年)所撰。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幼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在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历任谏议大夫、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等职。成帝时主持整理校勘宫廷藏书,撰有《别录》(古代目录学之祖)、《列女传》、《说苑》等。

《说苑》按类纂辑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传说、佚事、寓言等,杂以议论,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等二十卷。全书取材广博,以对话体为主,各卷的绝大多数篇目都由独立的小故事串缀而成。每卷先概括后分论,故事以类相从,人物对话简洁生动,清新隽永,不仅保存大量散佚的历史资料,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可与现存的历史典籍《左传》、《国语》、《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相互印证,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魏晋小说乃至明清笔记小说、民间故事很有影响。同时,刘向借此一展儒家的政治理想、社会抱负、伦理道德、人格魅力,可谓微言大义,言近旨远。

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步入全球化,商业浪潮席卷整个后工业时代。刘向在《说苑》中提到的儒家之政治教化和道德感召,似乎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对现代的我们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固定的思维定势,以陌生的眼光再次审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只言片语,重新思考借鉴并转化其中的哲理和处事准则,当能悟出《说苑》之宏义。

《说苑》以儒家为尊,“以治道为中心”,有着非常强烈的实用倾向。书中二十卷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前六卷为第一部分;从第七卷到第十五卷为第二部分;第十六到第十二卷为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为君之道和为臣之术,强调君臣施政之前应先做到维护节操,崇尚品德,感恩图报等修身典范。

第二部分展开具体施政的技术和细节,主要论述施政原理,分为礼贤下士、正言直谏、谨慎小心、能言善辩、出使典范、谋略计策、大公无私、用兵论战等,一一说明施政之人须具备的各种能力,以及如何培养施政能力。

第三部分各卷相互独立,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并展望施政者的终极理想。

如果我们把《说苑》内容从中佐证于现代商界,则其中的“君道”可视为领导学,而“臣术”则是企业员工的学问。因此,我们应该把具体的儒家准则祛除封建色彩,从中提炼出做人做事的学问,提升个人品格,创建忠诚团队,招揽人才,沟通意见,洞察人

情事理等等。

本书主要论述《说苑》对于现代商界变迁有哪些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精髓,我们针对《说苑》的每卷原文撰写简短的提要,配以两则通俗易懂的古代事例和两则商战事例,并对事例进行扼要的点评,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古代例证和把握现代商战的准则。

目 录

前 言	(1)
卷一 君道	(1)
“约法三章”——刘邦得人心	(8)
不拘小节——乾隆的宽宏大量	(9)
比尔·盖茨的知人善任	(10)
IT 铁汉——王嘉廉	(11)
卷二 臣术	(13)
鞠躬尽瘁——诸葛亮	(18)
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	(19)
贝克的“员工参与计划”	(20)
eBay 危机和梅纳德·韦伯	(21)
卷三 建本	(23)
悬梁立志——孙敬	(29)
精忠报国——岳飞	(30)
统一企业的“统一”道路	(31)
Google 大神的崛起	(32)
卷四 立节	(33)
义不食周粟——伯夷、叔齐	(37)
划地割席保操守——管宁	(38)
曼谷东方饭店的一流服务	(39)
李嘉诚的“和气生财”	(40)
卷五 贵德	(41)
三顾茅庐鼎足霸业——刘备	(47)
信陵君礼请侯羸	(48)
三菱汽车公司隐瞒的代价	(49)
三洋公司的“热爱地球和人类”	(50)
卷六 复恩	(51)
萧何的五百钱与万户侯	(56)
晋文公的“退避三舍”	(57)



联邦快递的“飞翔”	(58)
Eddie Bauer 公司的团队建设	(59)
卷七 政理	(61)
诸葛亮的七擒七纵	(68)
“战神”项羽欲以力征失天下	(69)
松下的信任管理	(70)
Tellabs 公司的持股文化	(71)
卷八 尊贤	(73)
姜太公智钓王侯	(80)
秦昭王“跪请”招揽贤才范雎	(81)
飞利浦强力的人力后盾	(82)
“苹果旋风”——史库利	(83)
卷九 正谏	(85)
触龙说赵太后	(92)
邹忌讽谏齐威王	(93)
泛加拿大石油公司的成功转型	(94)
爱立信上下沟通不善遭重创	(95)
卷十 敬慎	(97)
律己的谨慎——金日䃅	(103)
后唐的灭亡	(104)
注重细节的沃尔玛	(105)
毁灭于“88888 账户”的霸菱银行	(106)
卷十一 善说	(108)
义不帝秦的鲁仲连	(114)
不辱使命的邓芝	(115)
帮微软敲开中国大门的陈永正	(116)
乔·吉拉德的推销艺术	(117)
卷十二 奉使	(119)
张仪使臣说辞计赚楚怀王	(124)
威震西域的班超	(125)
雀巢奶粉的危机公关	(126)
SONY 彩色电视的召回“风波”	(127)
卷十三 权谋	(129)
蹇叔哭师	(137)
虢、虞两国的灭亡	(138)
罗杰斯的投资之道	(139)
摩尔定律	(140)

卷十四 至公	(141)
大公无私的祁黄羊	(145)
以天下为己任的狄仁杰	(146)
予大公于天下的霍英东	(147)
“不偏不党”的杰克·威尔许	(148)
卷十五 指武	(150)
晋和隋的“殊途同亡”	(155)
重文轻武的大宋王朝	(156)
两大可乐的百年商战	(156)
安迪·格鲁夫的企业生存之道	(157)
卷十六 谈丛	(159)
曾国藩的成事三道	(168)
大事不糊涂的吕端	(169)
日本企业之神——坪内寿夫	(170)
注重信用的丹尼尔·洛维格	(171)
卷十七 杂言	(173)
运筹策帐的张良	(181)
执迷不悟的文种	(182)
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处世艺术	(183)
威廉·米勒德的成功和衰落	(183)
卷十八 辨物	(185)
辨物神医——扁鹊	(192)
洞识古今——荀子	(193)
雅莫尔的洞察力	(194)
“尿布大王”——多川博	(195)
卷十九 修文	(196)
教育立国的唐王朝	(204)
为齐国制定礼法的管仲	(205)
以人为本的诺基亚	(206)
尊重、服务、追求卓越的IBM企业文化	(207)
卷二十 反质	(208)
务实变法的张居正	(213)
“恶虚言”的雍正	(214)
富士公司的务实风格	(215)
阿尔迪的“穷人超市”	(216)

君卷
道一

提要

作为《说苑》的首篇,《君道》主要论述古代帝王的为君之道。“人君之道”要博爱任贤,从谏如流,清净无为,布德施惠,除此之外,更需做到心忧天下,仁义为先;统御臣民,恩威并重;独具远见,文武俱行。只有这样既注重“仁义人心”等立本之道,又重视御臣牧民之术,才能成为真正的贤王明君。

经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名言:人君之道清净无为。

古译:为人君之道,乃清净而无为。

今译:作为天下的君主,治国之道在于清净,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使用场合: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想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并具有博大的胸怀和一颗感恩的心。因此,“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可视为企业领导者的管理“宝典”。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 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借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 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

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当舜之时，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摄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此之谓矣。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者，利归于民也。”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

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谓也。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剪梧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夫三君之举贤，皆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材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问太公曰：“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管子今年老矣，为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百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衣食足乎？”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桓公曰：“得贤奈何？”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门而求见寡人者。”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能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求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纳，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以为戒本也。”

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何为不具官乎？”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墮懈，辞会不给，则隰朋侍；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父侍；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闻高缭与夫子游，寡人请见之。”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特进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楚庄王既服郑伯，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庄王归，过申侯之邑，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

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谷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戚然忧恐圣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识其然也？越王勾践与吴人战，大败之，兼有九夷，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大胜之，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乎！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而恐骄也。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朋，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令具太牢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山上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罝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此之谓也。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时，有桑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桑谷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刑法违犯，桑谷俱生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溪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

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邑封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驿东而问诸太史州黎，州黎曰：“将虐于王身，以令尹司马说焉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谷也，由身之有匈胁也；其有令尹司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胁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过于天，必不逆谏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先献于贵，然后闻于卑。”故药尝乎卑，然后至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听之，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遗之。”大夫许诺，乃爵管饒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赵简子与栾激游，将沉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

韩武子田，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晋公薨。”武子谓栾怀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多辅而少拂，今臣于君，辅也；蠭于君，拂也，君胡不问于蠭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蠭哉？”遂辍田。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谓左右曰：“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

齐景公游于葵丘，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驿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归，鱼乘塞涂，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齐人弑其君，鲁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叔孙曰：“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友，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尊其政，故曰：无弱君无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智谋故事

“约法三章”——刘邦得人心

刘邦既没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魄，也没有真才实学，甚至只是市井之徒。但在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秦末换代之际，刘邦却凭借张良、陈平、萧何、韩信、英布、彭越、樊哙等众多能臣猛将，最终登上帝位，一统天下。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其关键在于刘邦能宽容仁和，赢取人心，正可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并遵照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项羽一路与秦军主力连日血战，前进受阻；秦王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刘邦则轻松入关，在各诸侯之前来到灞上。

刘邦一到，秦王子婴便素车白马，率领一帮降臣在道路两旁迎接刘邦。一些将领向刘邦进言诛杀秦王，刘邦答道：“楚怀王派我攻打秦朝，当然是因为我比较宽宏大

量；而且现在子婴已经投降，再把他杀掉，这是不吉祥的。”说完便放过秦王及其大小官吏，西入咸阳城。

刘邦看到金碧辉煌的宫殿，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成群的美女，不觉意动神摇，便决定在宫里居住，歌舞宴乐一番。樊哙、萧何、张良等见形势不妙，便纷纷向刘邦直陈利害，晓以大义。

萧何提醒刘邦：“先入关中，占尽先机，得天时地利，因此应先颁布法令，严禁盗窃，整饬人心，安定关中。如若贪图一时快乐，逞一时之欲，那么有利的条件就会马上失去，王图霸业也会付之东流。”

张良也认为：“当初是因为秦军无道，所以我们才能顺利攻下咸阳。因此应为万民谋利，俭朴节制，不可滥用此地的财资，滥使人力，以免给人落下口实。”

于是刘邦下令封存秦宫贵重宝物于府库，退守灞上。随后召集各县长辈豪杰，与当地人“约法三章”，刘邦诚恳地对众人说道：“大家深受秦国的严刑峻法迫害良久，今天我入关为王，与各位乡亲父老约定法令三章：杀人者死，伤人以及盗窃的各自抵罪，完全废除秦国法令。各大小官吏都像以前一样办公，我是来为大家除害，而不是要侵犯关中的，我之所以退守灞上，就是为等待各诸侯的到来而制定约束。”

接着，刘邦又派人和原秦朝的官吏到各县乡邑，布告传达，消除大家的疑惑和担心。民众无不皆大欢喜，争先恐后地把牛羊酒食献给刘邦手下的军士。刘邦却一概不接收百姓送来的东西，众人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愿意当秦王。

正是具备这种宽厚的品格和善于接受建议的胸怀，使刘邦凝聚起足以使他开创霸业的人气，并在多年以后，使他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不拘小节——乾隆的宽宏大量

乾隆知人善用，宽宏大量，甚至容忍臣子的某些不敬之处，给纪晓岚较自由发展自己才华的天地，使其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成就《四库全书》这部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巨著。比之当下一些公司管理人员斤斤计较的狭窄心胸，以己之长限人之短作为，乾隆之雅量实属难得，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乾隆在位期间将清朝推上鼎盛时期的缘由。

清朝在经过康熙、雍正七十多年的治理后，国家初显繁荣，百业俱兴。从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乾隆皇帝即位开始，经过其六十年的励精图治，更使得社会稳定，政治清平，实现封建王朝最后的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多才多艺，心胸宽广，善于用人，而他对于当时著名学者纪晓岚的容忍即是一例。

纪晓岚自幼聪明过人，才华横溢，纵横文坛，为官数十年，既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又由编修、侍读学士升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位显赫。可谓是“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通”。